

書名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
靖四十年序新安胡氏校刊本
撰者 明 唐順之 輯
卷 卷六
內容分類 史- 史鈔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編號 B4361100

卷六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436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靖四十年序新安胡氏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

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淮揚軍務前左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武進唐順之編輯

李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魯學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黃一革

武進左 燕校正

漢高祖

附田儼

盧縮

彭越 陳豨

黥布 吳芮

劉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母媼嘗息大

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交

龍於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

陸漢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685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六

宋太祖

附李筠
李重進

宋太祖趙匡胤涿郡人四世祖肫唐幽都令生珽唐御史中丞珽生敬涿州刺史敬生弘殷周岳州防禦使弘殷娶杜氏後唐明宗天成元年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本胡人三亂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以爲生民主明年丁亥帝應斯生於洛陽夾馬營赤光滿室營中異香經宿不散人謂之香孩兒營及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其非常人會周祖以樞密使

征李守貞應募居帳一廣順初補東西行班首拜滑
州副指揮世宗二年春馬直軍使世宗卽位
復典禁兵北漢宗元遣軍危匡胤麾同列馳馬衝其鋒
指揮樊愛能等先遣軍危匡胤麾同列馳馬衝其鋒
漢兵大潰乘勝攻河東城焚其門左臂中流矢世宗
止之還拜殿前都虞侯領嚴州刺史三年春從征淮
南首敗萬衆于濡口斬兵馬何廷錫等南唐節度皇
甫暉姚鳳象號十五萬塞清流關擊走之追至城下
暉曰人各爲其主願成列以決勝負匡胤笑而許之
暉整陣出匡胤擁馬項直入手刃暉中腦并姚鳳象

之弘殷率兵夜半至城下傳呼開門匡胤曰父子固
親啓閉王事也詰旦乃得入韓令坤平楊州南唐來
援令坤議退世宗命匡胤率兵二千趨六合匡胤下
令曰楊州有敢下六合者斷其足令坤始固守匡胤
尋敗齊王景達于六合東斬首萬餘級還拜殿前都
指揮使尋拜定國軍節度使四年從征雲春拔連珠
砦遂下壽州還拜義成軍節度檢校太保仍殿前都
指揮使冬從征濠泗爲前鋒時南唐砦于十八里灘
世宗方議以橐駝濟師而匡胤獨躍馬截流先渡麾
下騎隨之遂破其砦因其戰艦乘勝攻泗州下之南

唐屯清口。匡胤從世宗沿淮東下，夜追至山陽，俘唐節度使陳承昭，以胤遂拔楚州，進破唐人于濠江口，直抵南岸，焚其營，破之于瓜步。淮南平，唐主畏匡胤威名，用間于世宗，遣使遺匡胤書，饋白金三千兩。匡胤悉輸之內府，門乃不行。五年，改忠武軍節度使。六年，世宗北征，爲水陸都部署，及莫州先至，瓦橋關降。其守將姚內斌却數千騎關南平。世宗嘗於文書囊中得木長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爲殿前都點檢，乃命匡胤代之。世宗崩，子宗訓立，加檢校太尉。時主少國疑，中外密有推戴之意，鎮定二州。

言北漢會契丹自土門入寇，周主遣匡胤率禁兵禦之。殿前副都點檢慕容延釗將前軍先發，都下謠言將以出軍之日冊點檢爲天子。士民恐怖，爭爲逃匿之計。惟內廷晏然不知。癸卯，是日匡胤率大軍發汴京，殿前指揮使苗訓善觀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示匡胤親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侍衛親軍指揮使高懷德、張令鐸、殿前都虞候張光翰、龍捷右廂都指揮使趙彥徽相與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冊點檢爲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都押衙李處耘具

以事白匡胤弟供奉官都知匡義及堂書記趙普共
以事理譬曉之諸將不可遣牙軍使郭延贊馳騎入
京報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都虞候王審琦二人素
歸心匡胤田辰黎明將士逼匡胤寢所匡義普入帳
中白之匡胤時被酒臥聞其言徐起將校已露刃列
庭曰諸將無主願冊太尉爲皇帝匡胤未及對則相
與共扶出廳事黃袍已加身矣衆卽羅拜呼萬歲挾
之上馬擁逼還汴匡胤進曰夫王天下者當使百姓
戴若父母京師天下根本願號令諸將禁戢攘奪匡
胤曰善乃攬轡誓諸將曰汝等自貪富貴立我爲天

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爲若主也皆下馬曰
願受命匡胤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
卿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
重賞違不汝貰也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乙巳入汴
先遣楚昭輔慰安家人又遣客省使潘美見執政諭
意時早朝未罷聞變范質執王溥手曰倉卒遣將吾
輩之罪也瓜入溥手幾出血溥噤不能對侍衛親軍
副都指揮使韓通自禁中遑遽而歸謀帥衆禦之軍
校王彥昇逐焉通馳入其第未及闔門爲彥昇所害
妻子俱死匡胤進登明德門令甲士歸營而自退居

公署將士擁范質等至質以義讓匡胤曰吾受世宗厚恩爲六軍所迫一旦至此漸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列校羅彥瓌挺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質等相顧不知所爲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亦拜遂奉匡胤詣崇元殿行禪代禮召百官至晡時班定猶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宣徽使引匡胤就庭北面拜受已乃掖升殿服袞冕卽皇帝位奉周主爲鄭王符太后爲周太后遷之西宮大赦改元以所領歸德軍在宋州國因號宋遣使徧告諸國藩鎮加官進爵有差命周宗正郭玘和

周廟定運以火德王色尚赤臘用戌華山隱士陳搏聞宋主立曰天下自此定矣未幾鎮州報北漢兵引還贈周韓通爲中書令欲加王彥昇擅殺之罪羣臣以建國之始乞貰之太祖猶怒故終身不得節鉞論翊戴功以石守信爲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高懷德爲殿前副都點檢張令鐸爲都虞候王審琦爲殿前都指揮使張光翰爲馬軍都指揮使趙彥徽爲步軍都指揮使並領節鉞餘領軍者並進爵時慕容延釗握重兵屯真定韓令坤領兵巡北邊帝遣使諭意許以便宜從事兩人皆聽命乃加延釗殿前都點檢令

坤亦加侍衛都指揮使遣使賑貸于諸州以其弟光義爲殿前都虞候趙普爲樞密直學士立四親廟追帝其祖考帝親視學尊母南郡夫人杜氏爲皇太后以范質王溥魏仁浦同平章事吳廷祚爲樞密使舊制宰相上殿命坐而議大政其進擬差除但入熟狀畫可降出奉行而已質等自以周朝舊臣稍存形跡且憚上英睿乃請用劄子面取旨退各疏其事同列書字以誌帝從之坐論之禮遂廢帝遣使加昭義節度使李筠中書令使者至洛州筠欲拒之賓佐切諫乃延使者置酒旣而取周太祖畫像懸於壁涕泣

已賓佐惶駭告使者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勿爲訝筠長子守節泣諫筠不聽帝手詔慰撫且召守節爲皇城使北漢主鈞聞之乃以蠟書結筠同舉兵及守節至汴帝遣歸謂筠曰我未爲天子時任汝自爲之我旣爲天子汝獨不能小讓我耶守節歸以白筠筠遂起兵令幕府爲檄數宋主罪執監軍周光遜等送于北漢以求濟師又遣人殺澤州刺史據其城從事閻丘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兵甲精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

下計之上也筠不能屈北漢主自帥兵赴筠筠迎謁于太平驛言受周太祖恩不敢愛北漢主與周世讐不悅其語因使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見漢兵弱少而贊又來監心甚悔之謀多不協乃留守節守潞而身引衆南向北漢主聞贊與筠異復遣其平章事衛融和解之帝遣石守信高懷德慕容延釗王全斌分道擊之仍敕守信等曰勿縱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守信等敗筠兵于長平遷周六廟于洛陽仍命郭玘以時享祀帝自帥大衆討筠山路險峻多石帝先於馬上負數石將士因爭負之即日

守信等與筠合趙氏



平爲大道遂與守信等會大敗筠衆于澤州南殺盧贊筠走保澤州宋列圍之馬全義帥敢死士數十人攀堞而上遂入其城筠赴火死獲衛融融請死帝怒以鐵槌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帝曰忠臣也釋之以爲太府卿北漢主懼引師歸帝進攻潞州守節以城降帝釋其罪以爲單州團練使淮南節度使李重進周太祖之甥也與帝同事周室分掌兵柄常心憚帝及帝卽位加重進中書令移鎮青州重進愈不自安陰懷異志及李筠舉兵重進遣親吏翟守珣往潞陰結筠守珣素識帝乃潛詣京師求

見帝問曰我欲賜重進鐵券欲信我乎守珣曰重進終無歸順之志帝厚賜守珣令說重進緩其謀無令二兇並作分我兵勢守珣歸勸重進未可輕發重進信之既而帝遣六宅使陳思誨賜之鐵券重進欲治裝隨思誨朝汴左右沮之猶豫不決又自以周室懿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繕兵遣人求援于唐唐主以聞于帝帝遣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渥等分道討之趙普勸帝自行十月發汴十一月至廣陵卽日拔之城將陷左右欲殺思誨重進曰吾將舉族赴火死殺此何益卽盡室自焚思誨亦被害車駕入城

戮同謀者數百人初太祖加郭崇兼中書令崇在周時爲成德軍節度使追感周室恩時復泣下監軍陳思誨密奏其狀因言常山近邊崇有異心宜謹備之太祖曰我素知崇篤于恩義蓋有所激發耳遣人覘之還言崇方對賓屬坐池潭小亭飲博城中晏然太祖笑曰果如朕言未幾來朝時命李重進爲平盧軍節度重進叛改命崇爲節制帝令諸軍習戰艦于迎鑾鎮唐三大熟遣使犒師且使其子從鎰朝于揚州唐臣杜著薛良以罪奔宋獻平南策帝怒其不忠斬著于蜀市配良廬州牙校遂還汴唐清源節度使留

從劾入貢翰林學士一著以酒失貶官帝謂宰相曰
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竇儀清介重
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帝曰非斯人不可卿當諭
以朕意勉令就職即日復入翰林帝嘗召儀草制至
苑門儀見帝岸幘跣足而立不肯進帝遽索
冠帶而後召入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
恐豪傑聞而解體也帝歛容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
不冠帶帝欲察羣情向背頗爲微行或諫曰陛下新
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其可悔乎
帝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

不能止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
侍側亦不能害不應爲天下主雖閉門深居何益若
應爲天下主誰能圖之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
爲之不汝禁也由是中外懾服親軍校有獻手搥者
上曰此何以異於常搥而獻之軍校密言曰陛下試
引搥首視之搥首卽劍柄也有刃韜於柄中居常可
以爲杖緩急以備不虞上笑投之於地曰使我親用
此物事將奈何且當是時此物固足恃乎一日罷朝
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上曰爾謂天子爲
容易耶屬乘快指揮一事而誤故不樂耳嘗彈雀於

後苑或稱急事請見上亟見之其所奏乃常事爾上怒詰之對曰臣以爲尚急於彈雀上愈怒舉斧柄撞其口墮兩齒其人徐俯拾齒置懷中上罵曰汝懷齒欲訟我乎對曰臣不能訟陛下自當有史官書之上悅賜金帛慰勞之初頗好獵一日逐兔馬蹶墮地因引佩刀刺馬殺之旣而悔曰吾爲天下主輕事田獵又何罪馬哉自是不復獵建隆二年初周世宗末年嘗命官詣諸州度民田而使者多不稱至是帝謂侍臣曰度田蓋欲勤恤下民而敝愈甚今當精擇其人遂分遣常叅官詣諸州尋詔州縣課民種植每縣

定民爲五等第一種雜土一百畝等減二十爲差桑棗半之男女十歲以上種韭一畦闊十步長十步長吏以春秋巡視著爲令令州縣又置義倉官所收二稅每一石別輸一斗貯之以備凶歉唐徙都洪州以慕容延釗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時延釗自真定來朝韓令坤亦從討李重進還皆罷爲節度使自是殿前都點檢不復除授皇太后杜氏崩后定州安喜人治家嚴而有法陳橋之變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爲皇太后愀然不樂謂帝曰吾聞爲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

失馭求爲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帝再拜曰謹受教后疾帝侍藥餌不離左右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謂帝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爾若周有長君汝安得至此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夫四海至廣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帝泣曰敢不如教后顧謂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卽榻前爲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曾記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遂崩商河縣令李崇坐賊杖死帝用趙普謀罷石守信典禁兵以翁光義爲開封尹光美爲興元尹武義節度使孫行友鎮

易走踰八年狼山佛舍妖黨益盛帝卽位行友不自安乃繕甲兵將棄其孥還據山寨以叛帝遣李懷節馳騎會鎮趙之兵僞稱巡邊直入定州行友不之覺旣而出詔令舉族歸朝行友蒼黃聽命旣至訊之得實制削奪其官爵禁錮私第李漢超爲齊州防禦尋命兼關南兵馬都監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強娶已女爲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帝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對曰農家耳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耶對曰無也帝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爲之妾不猶愈於農婦乎且使漢超不在關

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耶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貫汝勿復爲也不足於用何不告朕耶漢超感泣由是益修政理吏民愛之以郭進爲山西巡檢使進至山西威令嚴肅帝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選御馬直三十人祿進麾下押陣屬與北漢人戰往往退怯進斬十餘人奏之上方閱武便殿厲聲曰御馬直千百人中始得一二二人小違節度郭進遽殺之誠如此壘種健兒亦不足供矣乃潛遣中使諭進曰恃其宿衛親近驕倨不稟令戮之是也進感泣

嘗有軍校自西山來誣訟進不法事帝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侵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有膽氣今貫汝罪汝能掩敵丘當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敵大致克捷即以聞乞遷其職帝從之東夷女真自沙門島入貢制宦官給事掖庭毋過五十人建隆三年命州縣長吏勸課農桑帝既廣汴城且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修之以韓重贇董其役營繕既畢帝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謂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初定百官輪對制每五日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指

陳時政得失事關急切者許非時上章令藩鎮不得專決死罪禁民火葬以趙贊爲彰武節度使贊至延州前後分置步騎使繇延不絕林莽之際遠見旌旗所部羌渾來迎莫測其數相視奪氣莫不畏服帝嘗注意于謀帥命贊屯延州姚訥贊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州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以拒北敵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完權之利悉與

之恣其圖回貿易免所過征稅令募驍勇以爲爪牙凡軍中事許從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錫賚殊異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力使爲間諜洞知蕃情每入寇必先知之預爲之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自此累年無西北之虞得以盡力東南取荆湖川廣吳楚之地以趙普爲樞密使遷故周主宗訓於房州荆南節度使高保勗卒兄子繼冲嗣乾德元年用文臣知州以革節度使專鎮之弊初湖南周行逢病亟召將校屬其子保權曰吾部內兇狠者誅之畧盡唯張文表在耳我死文表必亂諸君善佐

吾兒無失土宇必不得已當舉族歸朝無令陷于虎口及保權嗣位文表聞之怒曰我與行逢俱起微賤立功名安能北面事小兒乎會保權遣兵代永州戍道出衡陽文表遂驅之以襲潭州知留後廖簡素易文表不設備文表兵徑入府中簡方宴客醉被殺文表遂據潭州又將取朗陵以滅周氏保權遣楊師璠擊之且以求援于朝廷帝遣盧懷忠使荆南謂之曰江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我欲盡知之懷忠還言高繼冲甲兵雖整而控弦不過三萬年穀雖登而民困于暴斂南邇長沙東距建康西迫巴蜀北奉朝廷其

勢目不暇給取之易也及周保權使至帝謂范質等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假道出師因而下之蔑不濟矣乃命慕容延釗爲都部署李處耘爲都監率十州兵假道荆南討文表未至周保權已殺文表于朗陵處耘至襄州遣丁德裕諭繼冲以假道之意孫光憲因言於繼冲曰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今宋帝規模宏遠不若早以疆土歸之則可免禍而公亦不失富貴矣繼冲乃遣其叔父保寅奉牛酒犒師于荆門且覘強弱處耘待之有加繼冲聞之以爲無虞是夕延釗召保寅宴飲帳中處耘密遣輕

騎數千倍道前進繼冲但俟保寅還遽聞宋師奄至
卽惶怖出迎遇處耘於江陵北十五里處耘揖繼冲
令待延釗自率親軍先入城比繼冲還則宋師已分
據衝要繼冲大懼因盡其境內三州十七縣遣使奉
表納之于帝帝受之以王仁贍爲荆南都巡檢使而
授繼冲都指揮使荆南節度使如故高氏親屬僚佐
拜官有差以孫光憲爲黃州刺史延釗進克潭州將
趨朗周保權牙將張從富等以爲文表已誅而宋師
繼進不止懼爲所襲相與拒守延釗至不得入帝聞
之遣使諭從富等不聽以兵逆戰于澧江宋師敗之

李處耘擇所俘體肥者數十人令左右分啗聞者皆
恐遂潰延釗因長驅而進遂克其城執從富殺之獲
保權以歸帝釋其罪以爲千牛衛上將軍湖南悉平
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以戶部侍郎呂餘慶權知
潭州禁民鬪童男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入朝詔設通
判于諸州以分節度使之權又以常參官知縣事用
趙普之言也帝幸武成王廟毀白起像初帝旣至澤
潞欲事河東問計於張暉暉曰澤潞瘡痍未瘳軍旅
荐興恐不堪命不若戢兵育民俟富庶而圖之帝以
爲然至是欲謀蜀乃以暉鎮鳳州暉盡蜀虛實險易

以聞初帝爲周將張瓊隸帳下嘗以身蔽帝中弩矢死而復蘇及帝卽位擢典禁兵會殿前都虞侯闕帝曰殿前衛士如狼虎者不啻萬人非瓊不能統制卽命瓊爲之遷嘉州防禦使時軍校史珪石漢卿以數言外事得幸于帝瓊輕侮之二人因譖瓊養部曲百餘人擅威福帝召瓊命訊之不伏帝怒令擊之漢卿奮搥擊其首血流氣絕乃曳出下吏瓊自知不免解所繫帶以遺母卽自殺帝旋聞瓊家無餘財只有奴三人甚悔責漢卿曰汝言瓊部曲百人皆安在漢卿曰瓊所養一直百爾亟命厚恤瓊家然亦不罪漢卿

荆湖之役李處耘以近臣護軍臨事專斷不顧羣議與慕容延釗大不協由是更相論奏朝議以延釗宿將貲其過止罪處耘責受淄州刺史處耘懼不敢自明初殿中侍御史鄭起在周見帝握禁兵有人望乃貽書范質極言其事右拾遺楊徽之亦嘗言於世宗以爲趙匡胤有人望不宜典禁兵帝銜之至是左遷起爲西河令徽之爲天長令二年范質王溥魏仁浦罷以趙普同平章事帝以趙普獨相欲置副而難其名稱問翰林承旨陶穀曰下宰相一等有何官對曰唐有參知政事乃以樞密直學士薛居正兵部侍郎

呂餘慶並以本官參知政事不押班宣制知印不預奏事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廳上事殿庭別設磚位敕尾署銜降宰相月俸雜給半之未欲與普齊也李沆曰按唐故事知政事參議朝政參預朝政參議政事參知政事參知機務並宰相之任也高宗嘗欲用郭待舉等參知政事既而謂崔知溫曰待舉等歷任尚淺遂令於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以此言之同平章事亞於參知政事矣今穀不能遠引漢御史大夫亞相故事爲對以參知政事爲丞相下一等穀失之矣議者謂之以秦再雄爲辰州刺史辰

州在唐分爲錦溪巫叙四郡唐末蠻酋分據之各係險阻以自固時出寇鈔湖南旣平朝廷思得通蠻情習地勢沈勇智謀者以鎮撫之辰州徭人秦再雄武健有奇畧蠻黨畏服帝召至汴察其可任擢爲刺史使自辟吏予以租賦再雄感恩誓以死報至州日訓士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歷山飛斬捷如猿猱又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徠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自是荆襄無復邊患置權貨務于京師及沿江令商旅入金帛京師執引詣沿江給茶後解鹽亦權之潘美尹崇珂帥兵攻南漢柳

州克之初南漢內常侍邵廷珣言于南漢主曰漢承唐亂居此五十餘年幸中國多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于無事今兵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必治請飭兵備且遣使通好于宋南漢主懵然莫以爲慮至是始懼以廷珣爲招討使屯洸口朝廷旣克郴得南漢內侍餘延業帝訪其國政延業具言其主作燒煮剝剔刀山劍樹之刑或令罪人鬪虎抵象又賦歛繁重邑民入城者人輸一錢瓊州斗米稅四五錢置媚川都定其課令入海採珠所居宮殿以珠玳瑁飾之內官陳延壽作諸淫巧日費數

萬金宮城左右離宮

八十遊幸常至月餘或旬日

豪民爲課戶供宴犒

貴帝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

民時方謀下蜀未遑

永安節度使折德辰鎮府州

甚得蕃情契丹畏之

是卒帝以其子御勲權知府

州自是世襲帝以雅

聲高近於哀思不合中和命

判太常寺和峴改定

岵以王朴律準較洛陽司天臺

影表石尺製律呂音始和暢初帝欲伐蜀而無名蜀

山南節度判官張廷偉說蜀樞密王昭遠曰公素無

勲業一旦位至樞近不自建立大功何以塞時論莫

若通好并州令發兵南下我自黃花子午谷出兵應

之使中原表裏受敵則關內之地可撫而有昭遠然其言勸蜀主遣趙彥韜以蠟書間行約北漢濟河同舉兵至汴彥韜潛以書獻帝得書笑曰西討有名矣令彥韜等指畫山川曲折之狀及兵砦戍守之處俾畫工圖之乃命王全斌爲西川行營都部署劉光義崔彥進副之王仁贍曹彬爲都監將步騎六萬分道伐蜀且命爲蜀主治第于汴水之涯凡五百餘間供帳什物備具召全斌以圖受之且謂曰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土地耳全斌及彥進等由鳳州光義及彬等由歸州進

蜀主聞之以王昭遠爲都統趙崇韜爲都監韓保正爲招討使帥兵禦之蜀主命李昊餞于郊昭遠酒酣攘臂言曰吾此行非止克敵取中原如反掌耳手執鐵如意指麾軍士自方諸葛孔明全斌等克萬仞燕子砦遂取興州連拔石圖等二十餘砦獲糧四十萬全斌先鋒將平進德與保正等戰于三泉砦敗之擒保正等獲糧三十萬官軍至羅川蜀兵依江列陣以待崔彥進遣兵奪其橋蜀人退保大漫天砦彥進與萬友康分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銳逆戰大敗王昭遠等復引兵迎敵三戰皆敗昭遠退保劔門初夔

州有鑠江爲浮梁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礮具劉光義等行帝示以地圖指鑠江曰我軍泝流至此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襲擊之俟其勢卻以戰擢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夔距鑠江三十里舍舟步進先奪浮梁復牽舟而上蜀寧江制置使高彥儔謂監軍武守謙曰北軍涉遠而來利在速戰不如堅壁以待之守謙不從領麾下與光義騎將張廷翰戰敗走廷翰乘勝登城彥儔力戰不勝身被十餘創左右皆散彥儔奔歸府第衣冠望西北再拜自焚死後數日光義收其骨以土壘葬之全斌進師次于益光會

諸將議曰劔門天險諸君宜各陳進取之策軍校向翰曰降卒牟進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於江西置柵對岸可渡自此出劔門南二十里至青強與官道合若於此進兵則劔門不足恃也全斌乃令史進德趨來蘇而自帥大衆前進跨江爲浮梁以濟蜀人見之棄寨而遁遂進次青強昭遠聞之留其偏將守劔門自引衆退屯漢原坡以待全斌未至漢原劔門已破昭遠股慄失次趙崇韜布陣出戰昭遠據胡牀不能起全斌進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昭遠走投東川匿倉舍下悲嗟流涕目盡腫俄而

由不虞之

官軍至與崇韜俱被執劉光義克蜀萬施開忠四州
峽中郡縣悉定知州陳愈以城降時諸將所過咸欲
屠戮以逞獨光義止之故峽路兵始終杌毫無犯蜀
主聞昭遠敗大懼出金帛募兵令太子玄喆統之李
廷珪張惠安等爲之副趨劔門以禦宋師玄喆素不
習武廷珪惠安皆庸懦無識玄喆離成都但携姬樂
器及伶人數十輩晨夜嬉戲不恤軍政至緜州聞已
失劔門遂遁還東川所過焚倉廩廬舍而去蜀主惶
駭問計於左右有老將石斌對曰宋師遠來勢不能
久請聚兵固守以老之蜀主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

養士四十年及遇敵不能爲我東向發一矢今若固
壘何人爲我效命已而全斌進次魏城蜀主命李昊
草表請降全斌受之遂入城劉光義等亦引兵來會
前蜀之亡也降表亦昊爲之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
降表李家官軍自發汴至受降凡六十六日得州四
十五縣百九十八帝以呂餘慶知成都府初全斌之
伐蜀也屬汴京大雪帝設氍毹帷于講武殿衣紫貂裘
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
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卽解裘帽遣中使馳賜
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故所

向有功王全斌崔彥進王仁贍等在蜀晝夜宴飲不恤軍務縱部下掠女子奪財物蜀人苦之曹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既而宋主詔發蜀兵赴汴並優給裝錢全斌等擅減其數仍縱部曲侵擾之蜀兵憤怨思亂三月蜀兵行至綿州遂作亂劫屬邑衆至十餘萬自號興國將軍獲蜀文州刺史全師雄推以爲帥全斌遣朱光緒往招撫之光緒盡滅師雄之族納其愛女及囊裝師雄怒遂無歸志率衆攻彭州據之自稱興蜀大王開幕府署節帥分據要害兩川民爭應之崔彥進高彥暉等分道進討爲師雄所敗彥暉戰

死全斌又遣張廷翰擊之復不利退保成都師雄勢益張遣兵分守縣漢間斷閣道緣江置砦聲言欲攻成都於是邛蜀眉雅果遂渝合資簡昌普嘉戎榮陵十六州及成都屬縣皆起兵應師雄全斌等大懼時成都城中降兵未遣者尚二萬七千全斌慮其應賊與諸將謀誘至夾城中盡殺之孟昶舉族與官屬至汴素服待罪闕下賜昶爵秦國公尋卒上聞西川行營有大校割民妻乳而殺之者亟召至闕斬於都市初近臣營救頗切上因流涕曰興師弔伐婦人何罪而殘忍至此當速置法以償其冤以左散騎常侍歐

陽炯爲翰林學士炯性坦率無檢束雅喜長笛上間召至便殿奏曲御史中丞劉溫叟聞之叩殿門求見諫曰禁署之職典司詔命不可作伶人事上曰朕頃聞孟昶君臣溺於聲樂炯至宰相尚習此伎故爲我擒所以召炯欲驗言者之不誣耳溫叟謝曰臣愚不識陛下鑒戒之微旨自是亦不復召炯矣上遣右拾遺孫逢吉至成都收僞蜀圖書法物皆不中度悉命焚毀圖書付史館孟昶服用奢僭至於溺器亦裝以七寶上遽命碎之曰自奉如此欲無亡得乎上躬履儉約嘗衣澣濯之衣乘輿服用比日尚質素寢殿設青

釋堅

釋將

緣葦簾宮闈帝幕無文采之飾嘗出蔭屨布裳賜左右曰此我舊所服用也開封尹光義因侍宴禁中從容言陛下服用太草草上正色曰爾不記居甲馬營中時耶初置諸路轉運使節度防禦團練觀察使及刺史皆不預簽書金穀之籍於是財利盡歸于上命諸州選驍勇補禁旅遣禁旅分戍邊城以革藩鎮專兵之弊旣平荆湖西蜀收其金帛別爲內庫儲之號封樁庫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之以爲軍旅餒饉之備帝嘗諭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賂契丹使一方獨限外境朕憐之欲俟斯庫所蓄滿三五萬遣使謀於

彼儻肯以地歸于我則以此酬之不然朕當散滯財募勇士以圖攻取也又嘗欲以百縑易一胡人首尋又鑿大池于京城南號講武池選精卒習戰池中帝嘗臨觀之始令婦爲舅姑服三年乾德四年以孔宜爲曲阜主簿奉孔子祀宜孔子四十四代孫而文宣仁玉之子也五季以來襲封廢絕至是命宜主祀事初三司請諸場院主吏有羨餘粟及萬芻五萬束以上者賞知光化軍張全操上言此苟非倍取民租私減軍食何以致之乃詔自今勿復施行求遺書帝聞兩川兵起命容省使丁德裕領兵往討之以康延澤

爲東川七州招安巡檢使時全師雄屯新繁劉光義曹彬進擊大破之師雄退屯于郫王全斌王仁贍復攻之師雄走灌口水陸轉運曹翰會仁贍圍賊呂翰於嘉州翰棄城走灌口是夕賊還結衆圍城約以三鼓進攻曹翰謀知之掌漏者止擊二鼓賊衆不集至明而遁追襲大破之全斌復破師雄於灌口師雄走金堂病死其黨據銅山推謝行本爲主延澤旋拔之德裕等分道招輯賊衆悉平西南諸夷多歸附先是乾德三年馮瑒知梓州視事纔數日會僞蜀軍校上官進嘯聚亡命三千餘衆劫村民數夜攻州城瓚曰

賊乘夜奄至此烏合之衆以筆從相擊必無固志正
可持重以鎮之待旦自潰矣城中止有騎六三百人
分使守諸門瓚坐城樓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
鼓賊驚走王因縱兵追之擒上官進斬於市招降千
餘人並釋其罪人復業州境遂安韃靼入貢韃靼本
東北夷韃靼別種唐元和後徙陰山五年帝自聞蜀
兵亂凡使者至各令陳王全斌等不法事遂盡得其
狀全斌等具伏黷貨殺降之罪命責降全斌從義節
度留後王仁贍右衛上將軍以劉光義劉廷讓廉謹
並進爵秩仁贍等歷詆諸將冀以自免獨曰清廉長

慎不負陛下者曹彬一人耳彬之還也囊中惟圖書
衣衾又能戢下於是賞彬特優彬入謝曰諸將皆獲
罪臣何敢獨受賞帝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懲勸國
之常典又何辭焉罷殿前都指揮使韓重贇五星聚
奎開寶元年董遵誨父宗本仕漢爲隨州刺史帝微
時客遊至漢東依焉遵誨憑藉父勢嘗侮之一日謂
帝曰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蛇約長
百尺餘俄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從之是何祥也帝
皆不荅他日論及遵誨理屈拂衣起帝乃辭宗本去
自是紫雲漸散及卽位遵誨被召伏地請死帝諭之

日卿尚記曩日紫雲黑蛇之事乎遵誨再拜呼萬歲
俄而部下卒訴其不法十餘事遵誨惶恐待罪帝曰
朕方赦過賞功豈念舊惡耶遵誨母在幽州患難睽
離帝厚賞邊民購得之仍加優賜至是以夏州近邊
授通遠軍使遵誨王郡召諸族酋長諭以朝廷威德
衆皆感悅後數月復來擾邊遵誨率兵深入其境俘
斬甚衆獲牛馬數萬夷落已定秋毫不敢犯二年北
漢主鈞殂養子繼恩立帝嘗因謀者謂北漢主曰君
與周世讐宜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爲因此一方
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漢主遣謀者

報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之什一然我家
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帝哀其
言謂謀者曰爲我語鈞開爾一生路故終鈞之世不
加兵焉至是聞鈞卒乃遣李繼勲等帥禁兵以伐之
北漢司空郭無爲弑其主繼恩而立其弟繼元雷德
驤判大理寺寺之官屬與堂吏附會宰相趙普增減
刑名德驤憤惋求見上面白其事未及引對卽直詣
講武殿奏辭氣俱厲并言晉強市人第宅聚斂財賄
上怒叱之曰鼎鑪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社稷臣乎
引柱斧擊折其上齟二齒上命左右曳出詔處以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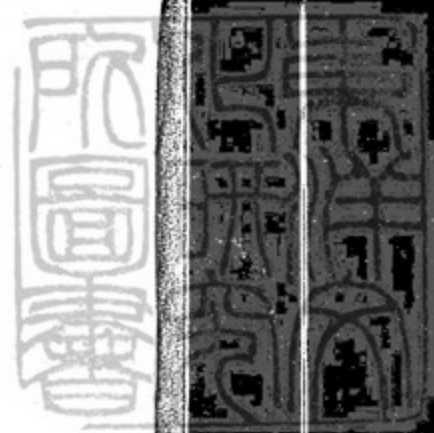
刑既而怒解止以闌入之罪黜之帝以暑盛詔諸州
獄吏五日一檢視灑掃獄戶洗滌杻械貧者給食病
者給藥小罪即時決遣自是歲以爲常北漢王遣使
告卽位于契丹且乞師契丹王遣撻烈將諸道兵救
之宋主亦遣使齎詔諭北漢主令降約以邢州節度
使授之又別賜北漢權臣郭無爲詔許以邢州節度
使無爲得詔色動勸北漢主納款北漢主不從初宋
使諜者惠璘僞稱殿前指揮使負罪奔北漢無爲知
其謀使爲供奉官及宋兵入境璘卽奔赴至嵐谷候
吏獲送太原北漢主使無爲鞠之無爲釋不問有李



超者知璘奸狀上告無爲怒并超斬之以滅口李繼
勲等聞契丹兵來皆引歸北漢因大掠宋晉絳二州
繼勲等既還帝謀再舉以問魏仁浦曰朕欲親征太
原何如仁浦曰欲速則不達惟陛下重之帝不聽命
繼勲等將兵先赴太原以光義爲東京留守自將發
汴二月至太原築長圍圍之立砦於城四面繼勲趙
贊曹彬党進各帥軍分守之北漢劉繼業等乘晦突
門犯東西砦戰敗而退帝又命壅汾晉二水以灌城
漢人大恐郭無爲復勸漢主出降不從一日因宴羣
臣無爲痛哭曰奈何以空城抗宋百萬之師乎引佩

刀欲自刺冀動衆。漢主遂降階執其手引升坐而止。帝度契丹必由鎮定救太原使重贊倍道兼行赴之。又聞其分道一自石嶺關入召何繼筠逆擊授以方畧繼筠逆契丹兵於陽曲大敗之斬首千餘級重贊亦先陣于嘉山契丹兵自定州西入見旗幟大駭欲遁重贊急擊大破之擒其首領三十人。帝命以所獲契丹俘示於城下城中喪氣憲州判官史昭文嵐州刺史趙文度各以城降時契丹遣韓知璠冊立北漢主知璠習知戎備在圍城中晝夜督察盡心固守。帝命水軍載弩環攻驍將石漢卿等多戰死北漢兵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685 九

0 1 2 3 4 5 6 7 8 9 10





亦屢敗夜半傳呼漢主出降將開壁門八作使趙遂
曰受降如受敵詎可中夜輕出已而果謀者契丹復
遣南大王者將兵援漢都指揮使李懷忠曰敵勢已
困若選勁兵急攻破在旦夕都虞候趙延翰請先登
急擊以盡死力帝曰汝曹皆我所訓練無不一當百
所以備肘腋同休戚也我寧不得太原豈忍驅汝曹
冒鋒刃蹈必死之地乎衆皆感泣時大軍頓于甘草
地會暑雨軍士多疾太常博士李光贊上書請班師
帝以問趙普普亦以爲然乃分兵屯鎮潞徙北漢民
萬餘戶于山京河南而還北漢主籍宋所棄軍儲得

粟三十萬石。契丹萬喪敗之餘，賴此少濟。太原之圍，南城爲汾水所陷，無爲謀出降。因請自將夜擊宋。北漢主信之，選精甲千人赴，無爲自臨送之。無爲行至北橋，值風雨晦冥而止。至是，闢人衛德貴告其事，且言無爲獻地之謀，踪跡屢露，反狀明白，不可赦。北漢主乃殺之。以狗契丹遣北漢使者劉繼文等歸契丹。韓知璠自太原歸，言晉陽多梗，而劉繼元無輔政事。令趙高勲亦言：我與晉陽父子之國，先君以一怒而盡拘其使，甚無謂也。契丹主乃盡索北漢使者凡十六人，厚禮而遣之。仍命繼文爲平章事，李弼爲樞

密使俾輔繼元。繼文等久留契丹，復受其命歸。秉國政左右皆譖毀之。北漢主出繼文爲代州刺史。李弼爲憲州刺史。是年初，令民典賣田宅者輸錢印契。罷王彥超等節度使三年，徵處士王昭素爲國子博士。昭素有學行，著易論三十三篇。學者多從之。帝召見，便殿年已七十餘矣。令講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則歛容對曰：此爻正當陛下今日之事。引援證據，因示風諫。微旨，帝大悅。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欲。帝愛其言，書于屏几。帝閱進士諸科，得十五舉以上，司馬浦等百六人，心憐之，並

賜本科出身特進名科自此始除河北鹽禁省州縣
官增其俸詔曰吏員猥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未可
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諸州縣宜
以戶口爲率差減其員舊俸月增給五千詔修前代
帝王陵被發者初帝擇蜀親兵習弓馬者百餘輩爲
川班內殿直廩賜優給與御馬直等郊禮畢行賞以
馬直扈從特命增給川班擊登聞鼓援例陳乞帝怒
曰朕之所與卽爲恩澤豈有例耶斬其妄訴者四十
餘人餘悉配隸諸軍其都校皆決杖降職遂廢其班
內臣李承進逮事後唐者帝問曰莊宗以英武定天

下享國不久何也承進曰莊宗好畋獵務姑息將士
每出次近郊禁衛卒必控馬首告兒郎輩寒冷望與
祿秩莊宗卽隨其所欲給之威令不行賞賚無節也
帝拊髀歎曰二十年夾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用軍
法約束誠爲兒戲朕今撫養士卒固不吝爵賞苟犯
吾法唯有劓耳十月南漢主舉兵侵道州刺史王繼
勳言銀數出寇邊請伐之宋主未欲加兵乃令南唐
主爲書諭銀使稱臣歸所侵地銀答書言甚不遜唐
主上其書宋主乃以潘美爲桂州道行營都部署尹
從珂爲副以伐之時南漢舊將多以讒構誅死宗室

剪滅殆盡掌兵者惟宦官數輩自南漢主盛以來耽于遊宴城壁濠隍多飾爲宮館池沼樓艦皆毀兵器又腐及聞有宋師內外震恐宋圍賀州南漢主遣伍彥柔將兵爲援潘美聞彥柔至潛以奇兵伏南鄉岸彥柔夜舶南鄉艤舟岸側遲明挾彈登岸踞胡牀指揮而伏兵卒起衆大亂死者十七八禽彥柔斬之梟其首以示城中城遂破美督戰艦聲言順流趨廣州南漢主憂迫計無所出乃以潘崇徹爲都統領衆二萬屯賀江會美徑趨昭州克之進拔桂連二州十二月南漢主以李承渥爲都統將兵十餘萬陣於蓮花

峯下南漢人教象爲陣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仗凡戰必致陣前以壯軍威潘美集勁弩射之象奔蹏乘者皆墜反踐承渥軍軍遂大敗承渥僅以身免美進拔韶州韶漢之北門也鉞窮蹙不知爲計始令整廣州東濠以郭崇岳爲招討使統軍六萬屯馬徑以禦宋師四年春二月潘美克英雄二州潘崇徹以其衆降美進瀧頭漢主請和且求緩師美不許進兵去廣城十里砦于雙女山下漢主聞之取船舶十餘載金寶妃嬪欲入海未及發宦者樂範與衛兵千餘盜船舶走漢主懼遣使奉表乞降美送其使赴汴漢主又

欲率百官出迎郭崇岳止之乃復爲扞禦之備美謂諸將曰彼編竹木爲柵若篝火焚之因亂而夾擊此萬全之策也遂分遣丁夫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會暮夜萬炬俱發天大風煙埃紛起南漢軍大敗崇岳死于亂兵明日銀用宦官龔澄樞李托計焚府庫而後降美入城俘其宗室官屬悉斬其宦者百餘輩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四十夏六月銀至汴宋主遣呂餘慶問銀反覆及焚府庫之罪銀歸罪龔澄樞李托明日有司以帛繫銀及其官僚獻于廟社宋主御明德門宣詔責銀銀對曰臣年十六僭位澄樞等皆先臣

舊人每事臣不得專在國時臣是臣下澄樞是國主

遂伏地待罪宋主命斬澄樞托釋銀罪賜襲衣冠帶封恩赦侯銀體質豐碩有口辯性絕巧嘗以珠結鞍勒爲戲龍之狀極其精妙以獻宋主謂左右曰銀好工巧習以成性儻能移于治國豈至滅亡哉銀在國時多制醢毒臣下一日從宋主幸講武池賜以卮酒銀疑有毒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勞王師至討罪固當誅陛下旣待臣以不死願爲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宋主笑曰朕推赤心于人腹中安有此事命取銀酒自飲而別酌以賜銀銀大慙

謝河決澶州東匯于鄆濮壞民田廬帝怒官吏不卽以聞通判姚恣坐棄市恕初爲開封判官謁趙普聞者不卽爲通恕怒而去普由是憾竟坐法誅投其尸于河開寶五年春正月禁民鑄錢爲佛像浮屠大雨行願在朕躬勿施于民翰拜曰宋景公一發善言災星爲之退舍今陛下憂民如是必不能爲災也帝又謂宰相曰霖雨不止朕日夜焦勞罔知所措得非時政所關使之然耶趙普曰陛下臨御以來憂勤庶務有弊必去聞善必行至於苦雨爲災乃是臣等失職

帝曰朕恐掖庭幽閉者衆昨令編籍後宮凡三百八十餘人因告諭願歸其家者具以情言得百名悉厚賜遣之普等皆稱萬歲永寧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入宮中帝曰汝當以此與我自今勿復爲此飾公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帝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生浸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主慙謝主因侍坐與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黃金裝肩輿乘以出入帝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金銀爲飾力亦可辦但念我爲

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聞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爲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當勿復言禁玄象天文圖讖禁道士不得畜妻率開寶六年周故主鄭王郭宗訓卒於房州翰林學士李昉知貢舉有進士徐士廉訴昉用情取舍帝乃擇終場下第并已舉者親御講武殿給紙筆別試待進士諸科百二十五人皆賜及第且賜錢二十萬以張宴會責昉爲太常少卿殿試遂爲永制帝謂近臣曰昔科名多爲勢家所取朕親臨試盡革其弊矣禁銅錢不得出化外封交州丁璉爲交趾郡王梁末交州土豪曲

承美乘中國之亂據有十二州之地南漢遣將攻美執之置交趾節度使乾德初攝謹州刺史丁部領自領交州帥號大勝王署其子璉爲節度使漢旣亡璉入貢于朝授璉靜海軍節度加封爵吳越事朝廷極謹帝命有司造大第於薰風門外連亘數坊棟宇宏麗儲峙什物無不悉具因召吳越進奏使錢文質謂之曰朕數年前令陶穀草詔比來城南建離宮今賜名禮賢宅以待李煜及汝主先來朝者居之以詔示文質遣還諭旨趙普罷爲河陽節度使起復盧多遜參知政事先是多遜知制誥與趙普不協及在翰

平江

林日每刀對多攻普之短多遜父億有言識惡其子
所爲曰趙普元氣也而小子毀之我得早死不見其
敗幸也唐主詰信浮屠法出禁中金錢募人爲僧時
都下僧萬人皆仰給縣官唐主退朝與后服僧衣誦
佛書拜跪手足成贅僧有罪命禮佛而釋之帝聞其
惑乃選少年有口辯者南渡見唐主論性命之說唐
主信重謂之一佛出世由是不復以治國守邊爲意
及宋伐南漢唐南都留守林仁肇密陳淮南戍兵少
宋前已滅蜀今又取嶺南道遠師疲願假臣兵數萬
自壽春徑渡復江北舊境彼縱來援臣據淮禦之勢

謀臣

不能敵兵起日請以臣叛聞于北朝事成國享其利
敗則族臣家明陛下無二心唐主不聽又沿江巡檢
盧絳募亡命習水戰屢破吳越兵于海門亦嘗說江
南主曰吳越仇讐也他日必爲北朝犄角臣請詐以
宣徽叛陛下聲言討臣且乞兵吳越至則躡而攻之
其國可取亦不用宋忌仁肇威名賂其侍者竊取仁
肇像懸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
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爲信又指空館曰將以
此賜仁肇使者歸白江南主殺之帝遣李穆諭江南
主入朝江南主將從之其門下侍郎陳喬曰今往必

見留其右社稷何內史舍人張洎亦勸其主無入朝
江南主信之遂稱疾固辭且言謹事大朝冀全濟也
今若此有死而已穆曰朝與否國主自處之然朝廷
甲兵精銳物力富雄恐不易當也宣熟思之無貽後
悔江南主不從而遣使求封冊上不許命梁迥復使
諷之入朝江南主不答迥還開寶七年乃命曹彬爲
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潘美爲都監曹翰爲先鋒將兵
十萬以伐之自王全斌平蜀多殺降卒帝每恨之至
是戒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
威信使自歸順不煩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

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且以劔授彬曰
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彬自荆南
發戰艦東下江南屯戍皆謂每歲宋所遣巡兵但閉
壁自守奉牛酒犒師尋覺異於他日池州將戈彥棄
城走彬入池州敗江南兵于銅陵進次采石磯加吳
越王俶昇州東南行營招撫制置使先是俶遣使入
貢帝謂之曰江南疆僭不朝我將討之元帥當助我
無惑人言云皮之不存毛將安傳尋密告以師期至
是加俶招撫制置使潘美渡江江南將鄭彥華等拒
戰敗走初唐池州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因謀歸宋

乃漁釣于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因詣闕上書言江南可取之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帝然之遣石全振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經自荆渚而下議者謂江闊水深未有浮梁而濟者帝不聽擢若水右贊善大夫乃先試於石牌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不差尺寸潘美帥步兵渡江若履平地時江南久不用兵老將皆沒主兵者多新進以功自負聞兵興踴躍言利害者日數十人江南主以鎮海節度使鄭彥華督水軍萬人都虞候杜貞領步軍萬人同逆宋師將



行江南主戒之曰兩軍水陸相濟無不捷矣彥華以戰艦鳴鼓汴流而上急趨浮梁潘美麾兵擊敗之貞以所部接戰彥華不能救亦敗金陵始戒嚴下令去開寶之號益募民爲兵民以財粟獻者與官爵八年曹彬連破江南兵于白鷺洲新林港遣田欽祚攻溧水克之彬大軍進次秦淮江南兵水陸十萬陳于城下時舟楫未具潘美率兵先赴令曰美提驍果數萬人戰勝攻取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徑渡乎遂涉水大軍隨之江南兵大敗都虞候李漢瓊率所部取巨艦實以葭葦乘風縱火拔其城南水寨又拔關城守

陣者爭遁溺死千計吳越王俶既受宋命以沈承禮權知國而自率兵五萬攻常州丞相沈虎子諫曰江南國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將何以衛社稷乎不聽進兵拔其關城又敗其軍于北界遣兵攻江陰宜興皆下之遂拔常州江南主貽俶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勲王亦大梁一布衣耳俶不答以書上帝優詔答之江南都虞候劉澄以潤州降江南主危迫遣徐鉉求緩師鉉至言于帝曰李煜無罪陛下兵出無名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帝曰爾謂父子爲兩家可乎鉉

不能對而還踰月江南主復遣鉉乞緩師以全一邦之命鉉見帝論辯不已帝按劒怒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鉉惶恐辭歸江南都虞候宋令贊自湖口入援衆號十五萬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彬聞之遣戰櫓都部署王明密令人樹長木於洲渚間若帆檣之狀令贊望見疑有伏逗撓不敢進明因移檄諸將犄角襲之令贊乘大航建大將旗鼓至皖口明合步軍將劉遇急攻之令贊勢促因縱火拒戰會北風甚火反及之衆大潰遂擒令贊金陵獨恃此援由是孤城愈危



燧明日城陷煜率臣僚詣軍門請罪遂與其宰相湯悅等四十五人赴汴京彬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敢輕肆克城之日兵不血刃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八十捷至羣臣稱賀帝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恤之乾德九年彬俘江南主李煜還汴帝御明德門以煜嘗奉正朔命勿宣露布止令煜君臣白衣紗帽至門下待罪詔並釋之賜冠帶器幣鞍馬有差授煜檢校太傅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子孫從官皆錄用之因赦天下帝責張洎曰汝教煜不降使

至今日因出洎所草召上江援兵蠟丸書示之洎謝曰書實臣所爲犬吠非其主此其一耳他尚多今得死臣之分也帝奇之以爲太子中允詔察民奇材異行孝弟力田文武可用者以聞契丹涿州刺史耶律琮貽書宋知雄州孫全興請通好全興以聞宋主命答書許之契丹乃遣使詣宋宋遣使報之九年以曹彬爲樞密使帝謂吳越使者曰元帥克毘陵有大功矣江南平暫來與朕一相見以慰延想卽當復還朕三執圭幣以見上帝豈食言乎至是俶與妻孫氏子惟濬入朝帝賜禮賢宅以居親幸宴之賞賚甚厚賜

俶劔履上殿書詔不名命與晉王叙昆弟之禮俶固辭上留兩月遣還賜以一黃袱封識甚固戒俶曰途中宜密觀及啓之則皆羣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益感懼帝以江表底定方內大同欲西幸以行郊禮三月如西京次鞏縣遂拜安陵賜河南今年田租之半奉陵戶復一年至洛陽四月祭天地于南郊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亂離不圖今日復觀太平天子儀衛有泣下者祭畢大赦宴賜親王羣臣有差帝欲留都洛陽羣臣咸諫勿聽晉王光義言其非便帝曰遷河南未已終當居長安耳光義問其故帝曰吾欲

西遷據山河之勝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光義曰在德不在險力請還汴帝不得已從之因歎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帝友愛光義數幸其第恩禮甚厚光義嘗有疾親爲灼艾光義覺痛帝亦取艾自灸每對近臣言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爲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上不豫夜召晉王屬以後事左右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遜避之狀旣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爲之已而帝崩帝享年五十帝善御豪傑得人之死力居常多夢講武池臨流觀習水戰因謂左右曰人皆

言忘身爲國然死者人之所難言之易耳時禁衛將帥軍廂主皆侍側有大武廂主李進卿前對曰如臣者令死卽死耳遂躍入池中上急令水工數十人救之得免幾於委頓左右內侍數十人皆善武藝伉健人敵數夫騎上下山如飛其慰撫養育無所不至然未嘗假其威權泗州檻生虎來獻上令以全羊臂與之虎得全肉決裂而食氣甚猛悍欲觀之也俄口呿不合視之有骨橫鯁喉中左右內侍李承訓卽引手取無所傷嘗因御五鳳樓有風禽冒東南角樓鴟尾上顧左右曰有能取之否一內侍失其姓名攝衣

能保全諸節度使極有術天下既定皆召歸京師節度使竭土地而還所蓄不貲多財亦可患也太祖還人賜地一方蓋地所費皆數萬又嘗賜宴酒酣乃宣各人子弟一人扶歸太祖送至殿門謂其子弟曰汝父各許朝廷十萬緡矣諸節度使醒問所以歸不失于上前否子弟各以緡事對翌日各以進如數此皆英雄御臣之術太祖初有天下士卒人許賞二百緡及卽位以無錢不賜士卒至有題詩于後苑太祖一日遊後苑見之乃曰好詩遂索筆和之以故每于郊時各賜緡三今因以爲例不能云

李筠并州太原人善騎射後唐王從勣判六軍諸衛
募勇士爲爪牙筠操弓矢求見弓力能出六府中無
能挽者從勣令筠引滿有餘力再發言中因以隸
麾下從勣難作筠騎從至天津橋從勣上數人知事
不濟棄馬遁去晉關運末契丹犯其將趙延壽
獨筠驍勇召宣帳下及契丹主北歸之樂城延壽至
常山爲永康王所執契丹衆數萬據常山後北去留
耶律解里衆纔二千騎又分別部首領楊衮以千騎
掠邢洺來還中朝士大夫多在城中契丹與漢相
解里性貪恣自奉削漢軍日食衆皆菜色筠乘其然

衣攀屋桷以登緣歷危險取之以獻觀者膽落蓋
其趨捷也大祖始自總戎爲士衆畏服及踐祚善
戎旅隸兵籍者以配雄武軍自此或習試武藝或用
力鬪毆以較勝負漸增俸緡遷賴上軍十月後騎兵
皆侵晨出城習馬王暮歸飼馬不令飽雖苦寒馬常
汗洽耐辛苦不羸肥盛初議平蜀有文武軍主武超
曰西川除在天上下不可到若舟車足跡可至必取之
耳士皆置勇思奮平蜀止六十日用精兵纔七千人
居常衛士重廬中咸給以棊枰令對奕爲樂曰此徒
端居終日無他事以此使之適情耳上性寬仁多

恕尚食膳有蠱絲合器旁謂左右曰勿令掌膳者知
尤注意刑獄嘗讀二典歎曰堯舜之世四凶止從投
竄何近代以網之密耶故定爲折刑杖法以遞減流
徒杖笞之刑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
得貸死惟賊吏棄市則未嘗貫教坊使衛德仁以老
求外官且援同光故事求領郡上曰用伶人爲刺史
此莊宗失政豈可效之耶宰相擬上州司馬上曰上
佐乃士人所處資望甚優亦不可輕授此輩但當於
樂部遷轉耳乃命爲太常寺太樂署令或問漢高祖
可比太祖否程頤曰漢高祖安能比太祖太祖仁愛

建謀約諸將同力逐去卽送款漢祖以其子赴朝漢
祖深賞之授筠博州刺史筠以賞薄不悅周祖鎮大
名表爲先鋒指揮使周祖起兵入汴筠同郭崇從與
慕容彥超戰于留子陂彥超東奔以筠爲昭義軍節
度三年加檢校太傅時王峻兼節制以筠及王殷何
福進皆創業功臣故並加恩焉筠在鎮擅用征賦頗
集亡命嘗以私忿囚監軍使世宗心不能堪但詔責
而已恭帝卽位加檢校太尉宋祖建隆初加兼中書
令遣使諭以受周禪筠卽欲拒命左右爲陳曆數方
僂俛下拜貌猶不恭及延使者升階置酒張樂遽索

周祖畫像懸壁涕泣不已賓佐惶駭告使臣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勿爲訝及太原劉鈞以蠟書結筠共舉兵筠雖緘書上太祖心已畜異謀太祖手詔慰撫之是時筠子守節爲皇城使嘗泣諫筠不聽太祖又遣守節諭言曰吾聞汝諫汝父汝父不聽吾今殺汝何如汝歸語汝父我未爲天子時任自爲之旣爲天子獨不能臣我耶守節白筠筠謀愈甚遂起兵令幕府爲檄書辭多不遜從事閭丘仲卿獻策于筠曰公以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亦恐不得其力大梁兵甲精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

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曰吾周朝宿將與世宗義同昆弟禁衛皆舊人聞吾之來必倒戈歸我況有僉珪槍撥汗馬何憂天下哉僉珪筠愛將有勇力善用槍撥汗筠駿馬日馳七百里故筠誇焉執監軍亳州防禦使周光遜閑廐使李廷玉遣判官孫孚初校劉忠送於劉鈞求濟師又遣人殺澤州刺史張福仁其城劉鈞遂率兵與契丹數千衆來援至太平驛以臣禮謁見鈞兵衛寡弱甚悔之而業已然矣劉封筠西平王賜馬三百匹召與之語以言受周祖大恩敢愛死不寤鈞與周祖

有世仇鉞然遂疑之命其宣徽使盧贊監筠軍筠心不能平與贊不協筠復命平章事衛驤和解之筠有馬三千匹賜鞠湯鬪習日夜謀畫爲寇留其子守節守一黨引兵南向太祖遣石守信高懷德將兵討之敕三勿縱筠下太行急進師扼其隘破之必矣又遣慕容延釗王全斌由東路會守信與監軍李崇矩破筠衆於長平斬首三千級又攻大會砦下之太祖遂親征山路險峻多石不可行太祖先於馬上負數石羣臣六軍皆負之卽日平爲大道與守信懷德會破筠衆三萬於澤南降者三千餘殺筠監軍使盧

贊筠河陽節度范守圖筠走還保澤太祖至圍之筠龍捷使王廷魯吐渾留後汾州團練使王全

德率所部自昭義來降筠益失援太祖親督戰拔其城筠赴水死獲鉞相衛融鉞懼而遁歸太祖進伐上黨守節以城降釋其罪賜襲衣金帶銀鞍勒馬是日宴從官守節預焉以爲單州團練使筠雖性暴事母甚孝每怒將殺人母屏風後呼筠筠趨至母曰聞將殺人可免乎爲吾曹增福爾筠遽釋之筠稍知書頗好調謔初名榮選周世宗諱將改之或令名筠筠曰李筠李筠玉帛云乎哉聞者皆笑筠有愛妾劉氏隨

筠至澤時被攻城危劉謂筠曰城中健馬幾何筠曰爾安問此劉曰孤城危蹙破在俄頃今誠得馬數百與腹心潰圍出保昭義求援河東猶愈於坐待死也筠然之召左右計馬尚不減千匹以是夕將出或謂筠曰今帳前計議皆云一心縣門既發不可保矣儻劫公而降悔其何及筠猶豫不決明日城陷筠將赴火劉欲俱死筠以其有娠麾令去守節既購得之果生子焉守節字得臣初補東頭供奉官廣順中嘗以心疾乘醉擊殺供御白鶻筠上章待罪詔釋之四遷至皇城使歷單濟二州團練使乾德六年出知遼州

開寶三年改和州團練使四年卒年三十三無後以劉氏所生之弟爲嗣

李重進其先滄州人周太祖之甥福慶長公主之子也生於太原晉天福中仕爲殿直漢初從周祖征河中顯德初領武信軍節度重進年長於世宗及周祖寢疾召重進受顧命令拜世宗以定君臣之分世宗嗣位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侯從世宗征劉崇戰于高平不利大將樊愛能何徽以其不遁重進與白重贊勒兵不動旣而六祖先以麾下之敵重贊繼領所部力戰世宗躬率衛兵合勢周師復振崇遂大敗

改歸德軍節度兼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世宗親征淮南命重進將兵先赴正陽穀聞李穀攻壽春不克退保正陽促重進兵助之吳人以穀退爲懼乃發兵三萬餘旌旗輜重亘數百里又發戰櫓二百艘以張斷橋之勢列陣鼓譟而北橫布拒馬以萬數皆貫以利刃維以鐵索又刻木爲戟形立陣前號捷馬牌皮囊貯鐵蒺藜以布戰地時周師未朝食吳師奄至周師望其陣皆笑之宣祖領前軍與重進韓令坤合勢擊之一鼓而敗斬首萬餘級追奔二十餘里殺大將劉彥貞擒裨將晟師朗數十人降三千人獲戈甲三

十萬世宗大悅詔書褒諭以重進代穀爲行營招討使賜襲衣金帶玉鞍名馬三年以重進爲廬壽等州招討使時李繼勳上壽春重進駐軍城北聞城南洞屋爲淮人所焚將議退軍會太祖自六合歸道出壽州因駐師旬餘重進倚以爲援兵威復振吳人大懼以重進色黥號黑大王張永德叱下蔡與重進不協永德每宴將吏多累重進短後乘醉謂重進有奸謀將吏無不驚駭永德密遣親信乘驛上言世宗不之信亦不介意一將俱握重兵人情益憂恐重進遂自壽陽單騎直詣永德帳中命酒飲酌親謂永德曰吾

決又自以周室近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隍隍藉

兵甲遣人求援李景景懼而不納聞之太祖監軍安友規常爲重進所忌至是友規謀與親信數人斬關出爲衆所拒踰城得脫重進捕軍校不附者數十人盡殺之太祖遣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渥四將率禁兵討重進會友規至賜襲衣金帶器幣鞍馬以爲滁州刺史監前軍太祖謂左右曰朕於周室舊臣無所猜間重進不體朕心自懷反側今六師在野當暫往慰撫之爾遂親征次大儀頓石守信遣校馳奏揚州破在旦夕願車駕臨視太祖徑至城下卽日拔之

初城將陷重進左右勸殺思誨重進曰吾今舉族將
赴火死殺此何益卽縱火自焚思誨亦爲其黨所害
太祖入駐城西南閱其黨數百人盡戮之重進兄深
州刺史重興聞其叛自殺弟解州刺史重贊子尚食
使延福並戮於市初重進謀舉兵遣親吏翟守珣往
潞陰結李筠守珣素識太祖往還京師潛詣樞密承
旨李處耘求見太祖問曰我欲賜重進鐵券彼信我
乎守珣曰重進終無歸順之志太祖原賜守珣許以
爵位且令說重進緩其謀無令二兇並作以分兵勢
守珣歸勸重進養威持重未可輕發重進甚信之及
李筠誅重進反書聞並如太祖之策其不信鐵券
如守珣所云揚州旣平購得寸珣補殿直俄爲供奉
官

宋太宗

真宗

仁宗

英宗

神宗

哲宗

徽宗

理宗

度宗

景宗

恭宗

太宗吳初名光義宣祖第三子太祖弟也太祖因杜
太后遺命傳位於弟開寶九年十月即位太平興國
三年吳越王錢俶以其地來歸詔封俶為懷海國王
俶朝于京會陳洪進納土而懼上表乞罷所封吳越
國王及解天下兵馬大元帥并書詔不名之命歸其
甲兵求還帝不許其臣崔仁冀曰朝廷意可知矣大
王不速納土禍且至俶左右爭言不可仁冀厲聲曰
今已在人掌握且去國千里惟有羽翼乃能飛去耳
俶遂決策上表獻其境內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戶



五十五萬餘兵十一萬餘倣朝退將吏始知之皆慟哭曰吾王不歸矣詔封倣爲懷海國王授倣弟儀信並觀察使倣子惟濬惟治並節度使惟演惟灝及族屬僚佐授官有差又授其將校孫承祐沈承禮崔仁冀並爲節度使賜賚待遇冠絕當時尋令兩浙發倣總麻以上親及管內官吏凡千四十四艘至京以范旻權知兩浙諸州軍事旻上曰倣在國日徭賦繁苛乞盡蠲其弊從之雍熙四年錢俣卒北漢主劉繼元性殘忍凡臣下有忤意必族其家自太祖親征及遣將攻伐因之殺傷不可勝紀及窮蹙始降太宗特保

全之嘗謂近臣曰晉司馬昭以劉禪思蜀之對戲之云何乃似卻正之言此不仁之甚也亡國之君皆暗懦所致苟有遠識豈至滅亡此可愍傷何反戲侮乎繼元朕所虜者待之若賓客猶恐不慰其意爾帝沈謀英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旣卽大位陳洪進錢俣相繼納土未幾取太原伐契丹繼有交州西夏之役干戈不息天災方行俘馘日至而民不知兵水旱螟蝗殆徧天下而民不思亂其故何也帝以慈儉爲寶服澣濯之衣毀奇巧之器卻女樂之獻悟畋遊之非絕遠物抑符瑞閔農事考治功講學以求多聞不

罪狂悖以勸諫士哀矜惻怛勤以自勵曰晏忘食至
欲自焚以答天譴欲盡除天下之賊以紓民力卒有
五兵不試禾稼登之效惟太祖之崩不踰年而改
元涪陵縣公之貶死武功王之自殺宋后之不成喪
則後世不能無議焉初徐鉉歸朝爲左散騎常侍遷
給事中太宗一日問曾見李煜否鉉對以臣安敢私
見之上曰卿第往但言朕令卿往相見可矣鉉遂往
望門下馬但一老卒守門徐言願見大王卒言有旨
不得與人接豈可見也鉉云我乃奉旨來見老卒往
報徐入立庭下久之老卒遂入取舊椅子相對鉉遙

望見謂卒曰但正衙一椅足矣頃間李主紗帽道服
而出鉉方拜而李主遽下階引其手以上鉉力辭賓
主之禮李主曰今日豈有此禮徐引椅少偏乃敢坐
後主相持大笑既坐默不言忽長吁歎曰當時悔殺
了潘佑李平鉉既去有旨再對詢後主何言鉉不敢
隱遂有秦王賜牽機藥之事蓋餌其藥則病前却數
十回頭足相就如牽機狀也又後主在賜第七夕命
故妓作樂聲聞于外太宗聞之大怒又傳小樓昨夜
又東風及一江春水向東流句併坐之遂被禍云
真宗恒太宗第三子也母李后長兄漢王元佐嘗因

內宴不與發忿縱火焚宮廢爲庶人次兄昭成太子元僖淳化三年得暴病卒真宗初爲太子兼判開封府故事殿廬幄次在宰相上官僚稱臣皆推讓弗受見賓客李至李沆必先拜迎送降階及門開封政務填委帝留心獄訟裁決輕重靡不稱愜故京獄屢空大宗屢詔嘉美其初踐位相臣李沆慮其聰明必多作爲數奏災異以杜其侈心蓋有所見也及澶淵旣盟封禪事作祥瑞沆奏天書屢降導迎奠安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他日修遼史見契丹故俗而後推求宋人之微意焉宋自太祖幽州之敗惡言兵矣契丹其主稱天其后稱地一歲祭天不知其幾獵而手接飛鳥或鴈鵠自投地皆稱爲天賜祭告而誇耀之意者宋之諸臣因知契丹之習又見其君有厭兵之意遂進神道設教之言欲假是以動敵人之聽聞庶幾足以潛消其窺覷之志歟然不思修本以制敵又效尤焉計亦末矣仁宗以天書殉葬山陵嗚呼賢哉

仁宗禎真宗第六子也兄五人其四信王祉餘四兄皆早亡母李宸妃章獻劉后無子取爲己子養之仁宗恭儉仁恕出於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禱禁廷或跣

立殿下有司請以玉清舊地爲御苑帝曰吾奉先帝
苑囿猶以爲廣何以是爲燕私常服澣濯帷帝衾綢
多用繪絕宮中夜因不寐而甚饑思膳燒羊侍臣曰
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聞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
以爲例誠恐自此遂夜宰殺以備非時供應則歲月
之久害物多矣豈不忍一夕之餒而啓無窮之殺也
時左右皆呼萬歲至有感泣者大辟疑者皆令上讞
歲常活千餘吏部選人一坐失入死罪皆終身不遷
每諭輔臣曰朕未嘗詈人以死況敢濫用辟乎至是
夏人犯邊禦之出境契丹渝盟增以歲幣在位四十

二年之間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
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嬖倖而不足以
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
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
年之基子孫一矯其所爲馴致於亂

英宗曙濮王允讓第十三子太宗第四子商王元份
之孫也母任氏仁宗無子育之宮中初辭皇子之命
奏十餘不允始就召戒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適嗣
吾歸矣旣爲皇子愼靜恭默無所猷爲而天下陰知
其有聖德仁宗崩卽位每命近臣必以官而不以名

史記卷之六
大臣從容以爲言帝曰朕雖宮中命小臣亦未嘗以
名也一日語神宗曰國家舊制士大夫之子有尚帝
女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義甚無謂朕嘗思此寤寐
不平豈可以富貴之故屈人倫長幼之序也可詔有
司革之會疾不果神宗述其事焉

神宗頊英宗長子也母宣仁高后母弟岐王顥嘉王
顒帝天性孝友其入侍兩宮必侍立終日雖寒暑不
變嘗與岐嘉二王讀書東宮侍講王陶講論經史輒
相率拜之由是中外翕然稱賢其卽位也小心謙抑
敬畏輔相求直言察民隱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不

治宮室不事遊幸厲精圖治將大有爲未幾王安石
入相安石爲人倖倖自信知祖宗志吞幽冀靈武而
數敗兵帝奮然將雪數世之恥未有所當遂以偏見
曲學起而乘之青苗保甲均輸市易水利之法旣立
而天下洶洶騷動帝終不覺悟方斷然廢逐元老擯
斥諫士行之不疑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變壞幾盡
自是邪佞日進人心日離禍亂日起惜哉

哲宗煦神宗第六子也母高后兄五人皆早薨元豐
八年神宗寢疾宰相王珪三乞建儲爲宗廟社稷計
又奏請皇后權同政事神宗首肯太后垂簾於福寧

殿諭珪等曰皇子性莊重從學穎悟自皇帝服藥手寫佛書爲帝祈福因出以示珪等所書字極端謹珪等稱賀遂奉制立爲太子神宗崩卽位初年召用馬呂諸賢罷青苗復常平登俊良闢言路天下人心翕然向治而元祐之政庶幾仁宗奈何熙豐舊姦屏去未盡已而媒孽復用卒假紹述之言務反前政報復善良馴致黨籍禍興君子盡斥而宋政益敝矣

徽宗佶神宗第十一子也帝兄十人哲宗行六已立爲帝申王似行九哲宗崩太后垂簾謂宰臣曰大行皇帝無子天下事須早定章惇厲聲對曰在禮律當

立弟簡王太后曰神宗諸子申王長而有目疾次則端王當立惇又曰以年則申長以禮律則同母之弟簡王當立太后曰皆神宗子莫難如此分別於次端王當立知樞密院曾布曰章惇未嘗與臣等商議如太后聖諭極當尚書左丞蔡卞中書門下侍郎許將相繼曰合依聖旨太后又曰先帝嘗言端王有福壽且仁孝不同諸王於是惇爲之默然乃召端王入卽位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宣和七年金人陷京師脅帝北行紹興五年崩於五國城宋中葉之禍章蔡首惡趙良嗣厲階然哲宗之崩徽宗未立惇謂其輕

佻不可以君天下遘天祚之亡張黻舉平州來歸良嗣以爲納之失信於金必啓外侮使二人之計行宋不立徽宗不納張黻金雖強何繫以伐宋哉以是知事變之來雖小人亦能知之而君子有所不能制也跡徽宗失國之由非若晉惠之愚孫皓之暴亦非有曹馬之篡奪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疎斥正士狎近姦諛於是蔡京以猥薄巧佞之資濟其驕奢淫佚之志溺信虛無崇飾遊觀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爲誕謾怠棄國政日行無稽及童貫用事又佳兵勤遠稔禍速亂他日國破自辱遂與石晉重貴同科豈得諉諸數哉

欽宗桓徽宗長子也金人圍京師帝受內禪靖康二年金人甬入京師以帝及后太子北歸紹興三十一年帝崩問至自金帝在東宮不見失德及其踐祚聲板音樂一無所好靖康初政能正王黼朱勔等罪而竄殛之故金人聞帝內禪將有卷甲北旆之意矣惜其黷勢已成不可救藥君臣相視又不能同力協謀以濟斯難惴惴然講和之不暇卒至父子淪胥社稷蕪蕪帝至於是蓋亦異懦而不知義者歟高宗壽徽宗第九子也靖康之亂以親王使幹離不



軍金兵歸未幾幹維不復臨真定帝奉使河北至磁州守臣宗澤請曰金兵已去復去何益請留磁知相州汪伯彥以蠟書請還相州帝盡起河北兵入衛初朝廷聞金兵渡河欲拜帝爲元帥至是御史胡唐老復申元帥之議欽宗遣人齎蠟詔至相拜帝爲河北兵馬大元帥使者于頂髮巾出詔帝讀之咽嗚兵民感動帝開大元帥府有兵萬人分爲五軍欽宗復遣人齎蠟書詔帝盡起河北兵帝乃引兵渡河次大名府宗澤以二千人先諸軍至知信德府梁楊祖以三千人繼至張俊苗傅楊沂中田師中皆在麾下兵威

此顯
一著
義

稍振會簽書樞密院事曹輔齎蠟詔至云金人登城不下方議和好可屯兵近甸毋輕動汪伯彥等皆信和議惟宗澤請直趨澶淵爲壁次第解京城之圍伯彥南仲請移兵東平帝遂遣澤以萬人屯澶淵揚言帝在軍中自是澤不復預府事謀議帝決意趨東平建炎元年正月帝至東平初帝在相州京城圍久中外莫知帝處及是陳請四集取決歸而高陽關路安撫使黃潛善總管楊惟中亦部兵數千至東平命潛善進屯興仁留惟中爲元帥都統制金人聞帝在澶淵遣甲士入中書舍人張洩來召宗澤金壯士射之

激乃遁伯彥等請帝如濟州時帥府官軍及羣盜來歸者號百萬八分屯濟澤諸州府而諸路王兵不得進二帝已入金人軍中三月金人立張邦為帝稱大楚幹離不退師徽宗北遷夏四月黏罕退師欽宗北遷邦尊元祐皇后為宋太后遣人至濟州訪帝又遣吏部尚書謝克家來迎伯彥等引天命人心為請邦昌遣使持書詣帝自言從權濟事又將歸寶避位之意聞資政殿大學士李綱在湖北遣人持書訪之又諭宗澤等以受偽命之人義當誅討然慮事出權宜未可輕動澤復書謂邦昌篡亂踪跡已無

疑宜早正天位興復社稷不可不斷門下侍郎呂頤問亦以蠟書來言帝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謝克家以大宋受命之寶至濟州會宗澤來言南京乃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遂決意趨應天命宗澤先勒兵分駐長垣韋城等縣以備非常東道副總管朱勝非至濟州宣撫司統制官韓世忠以兵來會帝發濟州廊延副總管劉光世自陝州來會以光世為五軍都提舉帝次懷慶縣西道都統管王襄自襄陽來會王至應天張邦昌來見伏地慟哭請死王慰撫之五月帝登壇受命禮畢慟哭遙謝二帝

卽位于府治改元建炎大赦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張邦昌及應干供奉金國之人一切不問蔡京童貫朱勔李彥孟昌齡梁師成譚稹及其子孫更不收叙内外大臣限十日各舉有布衣材畧者一人如故事黃潛善爲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召李綱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元祐皇后在東京是日撤簾遣使通問二帝置沿河沿淮沿江帥府十有九要郡三十九次郡三十八帥守兼都總管守臣兼鈐轄都監總置軍九十六萬七千五百人別置水軍七十二將造舟江淮諸路十月帝如揚州安置李綱

于萬安軍三年正月帝奔鎮江亟如杭州卽州治行宮二月苗傅劉正彥劫帝傳位于皇子塹四月張浚等會兵討賊帝復位立皇子塹爲太子尋卒九月女真陷南京帝如越州女真入建康帝如明州女真陷臨安帝航于海韓世忠等敗金人于江女真北還紹興元年封太祖後令話爲安定郡王二年帝自紹興如臨安八年以秦檜爲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十年秦檜主和議遣使諭岳飛班師十一年秦檜罷諸將兵權下岳飛大理寺獄殺之三十二年帝傳位于太子時年五十六孝宗乾道七年正月上太上皇尊

號孝宗尋諭近臣曰前日奉上冊寶上皇聖意甚悅翌日過宮侍宴邦家非常之慶漢唐所無也淳熙十四年十月太上皇崩年八十一高宗恭儉仁厚以之繼體守文則有餘撥亂反正則非其材也當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師內相李綱外任宗澤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爲者顧乃播遷窮僻重以苗劉羣盜之亂權宜立國確庠難哉其始惑于黃汪其終制于奸檜恬墮猥懦坐失機事甚而趙鼎張浚相繼竄斥岳飛父子死于大功垂成之秋一時有士心之士爲之扼腕切齒帝方偷安忍恥匿怨忘親卒不免于來世之誥

夫

覓

孝宗昶秦王德芳之後太祖七世孫也生子偁是爲秀王帝以建炎元年生于秀州之官舍高宗未有後會右僕射范宗尹造膝以請高宗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閔朕若不法仁宗爲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于是詔選太祖之後同知樞密院事李回曰藝祖不以大位私其子發于至誠陛下爲天下遠慮合于藝祖可以昭格天命參知政事張守曰藝祖諸子不聞失德而傳位太宗過堯舜甚遠高宗曰此事不難行朕于伯字行中選

擇庶幾昭穆順序紹興二年遷帝居于禁中二十四年衢州盜起秦檜遣殿前司軍官辛立將千人捕之不以聞帝入侍言之高宗大驚明日以問檜檜謂不足煩聖慮故不敢聞俟朝夕盜平則奏矣檜退知爲帝言忌之及檜疾篤其家秘不以聞謀以燬代相帝又密啓高宗破其奸三十一年金人犯邊高宗下詔親征而兩浙失守朝臣多陳退避之計帝不勝其憤請帥師爲前驅直隄講史浩以疾在告聞之亟入爲帝言太子不宜將兵乃爲草奏因中宮以進請衛從以其子職高宗因亦以帝徧識諸將遂扈蹕如金陵三

十二年立爲太子改名昀初高宗久有禪位之意嘗以諭帝帝流涕固辭會有邊事不果及歸自金陵宰臣陳康伯求去高宗復以倦勤諭之中書舍人唐文若聞而請對言不宜急遽故先下建儲之詔內降御劄太子可卽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退居德壽宮皇后稱太上皇后遣中使召帝入禁中面諭之帝又推遜不受卽趨側殿門欲還東宮高宗面諭再三乃止于是高宗出御紫宸殿輔臣奏事畢高宗還宮百官移班殿門外拜詔畢復入班殿庭頃之內侍掖帝至御榻前側立不坐內侍扶掖至七八乃畧就坐宰相

率百僚稱賀帝遽興輔臣升殿固請帝愀然曰君父之命出于獨斷然此大位懼不克當班退太上皇帝卽駕之德壽宮帝服袍履步出祥曦殿門冒雨掖輦以行及宮門弗止上皇麾謝再三且令左右扶掖以還顧曰付託得人吾無憾矣淳熙十四年太上皇崩帝號痛踰二日不進膳謂王淮等曰晉孝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何妨聽政司馬光通鑑甚詳淮對曰晉武雖有此意後來在官止用深衣練冠帝曰當時羣臣不能將順其美光所以譏之自我作古何害于是服喪服三年羣臣自遵日勿月之令十六年下詔傳

位太子後五年而崩卽位之初銳志恢復符離邂逅失利重違高宗之命不輕出師又值金世宗之立金國平治無釁可乘然易表稱書改臣稱姪減去歲幣以定鄰好金人易宋之心至是亦寢異于前日矣故世宗每戒邊臣積錢穀謹邊備必曰吾恐宋人之和終不可恃蓋亦忌帝之將有爲也天厭南北之兵欲休民生故帝用兵之意弗遂而終焉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庭之孝未有若帝其間父子怡愉同享高壽亦無有及之者終喪三年又能却羣臣之請而力行之宋之廟號孝宗之爲孝其無愧

焉

光宗循孝宗第三子也母郭后初封恭王長兄莊文太子早薨次魏王愷當立孝宗以帝英武類已欲立爲太子而以其非次遲之乾道六年七月太史奏木火合宿主冊太子當有赦是時虞允文相因請蚤建儲貳孝宗曰朕久有此意事亦素定但恐儲位旣正人性易驕卽自縱逸不勤于學浸有失德朕所以未建者更欲其練歷庶務通知古今庶無後悔爾七年正月孝宗上兩宮尊號冊寶禮成丞相允文復以請孝宗曰朕旣立太子卽令親王出鎮外藩卿宜討論

前代典禮允文尋以聞二月乃立帝爲太子兄魏王愷爲節度使淳熙七年魏王薨孝宗曰向所以越次建儲者正爲此子福氣差薄耳未幾孝宗禪位紹熙五年孝宗崩太后以帝疾未能執喪命皇子嘉王卽位于重華宮後六年崩年五十四歲光宗幼有令聞嚮用儒雅逮其卽位總權綱屏嬖倖薄賦緩刑見于紹熙初政宜若可取及夫宮闈妬悍內不能制驚憂致疾自是政治日昏孝養日怠而乾淳之業衰焉寧宗擴光宗第二子也孝宗崩光宗疾不能出宰臣請立擴爲太子以安人心是夕御批付丞相云歷事

歲久念欲退閒宰臣留正以疾辭去太皇太后垂簾
樞密趙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不能執喪臣等
乞立皇子嘉王爲太子以安人心乃奉御批八字以
奏太皇太后曰既有御筆卿當奉行汝愚曰內禪事
重須議一指揮太皇太后允諾汝愚袖出所擬以進
云皇帝以疾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閒皇子嘉
王擴可卽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太皇太后覽畢
曰甚善汝愚出以指諭帝帝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
愚曰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憂亂萬
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衆扶入素幄披黃袍方却立

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帝詣几筵殿哭盡哀須臾立
仗訖催百官班帝袞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
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乃入行禪祭禮至慶元五
年八月帝始朝上皇于壽康宮明年八月上皇崩帝
初年以舊學輔導之功召用宿儒引拔善類一時守
文繼體之政燁然可觀中更侂冑用事羣奸至指正
人爲奸正學爲僞外挑強鄰流毒淮甸頻歲兵敗乃
函侂冑之首行成于金國體虧矣旣而彌遠擅權幸
帝髦荒竊美威福至于皇儲國統乘機伺間亦得遂
其廢立之私他可知也

理宗昀初名與莒燕王德昭之後而希璠之子也家于山陰母金氏景獻太子薨寧宗未有儲嗣而帝弟沂靖惠王亦未有後史彌遠在相位久欲借沂王置後爲名陰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會館客慶元余天錫告還秋試彌遠密語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俱以來天錫行於全保長家見與莒而異之還告彌遠遂召見彌遠善相大奇之皇子竑立乃補與莒秉義郎賜名貴誠以嗣沂王會竑與彌遠相失遂成廢立之謀寧宗疾篤彌遠稱詔以帝爲皇子寧宗崩彌遠使楊谷楊石入白楊皇后稱遺旨

以皇子竑進封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命子昀嗣位理宗十四年之間若李宗勉崔與之吳潛之賢皆勿究于用而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竊美威福與相終始蔡州之役與元定夾攻之策及函守緒遺骨歸獻廟社亦可以刷會稽之恥復齊襄之讐矣顧乃貪地棄盟入洛之師事繫隨起兵連禍結境土日蹙郝經來使似道諱言其納幣請和蒙蔽抑塞拘留不報自速滅亡由其中年嗜慾既多怠于政事權移奸臣經筵性命之講徒資虛談固無益也雖然宋自嘉定以來正邪貿亂國是靡定自帝繼統首黜王安石孔廟從

祀升濂洛九儒表章朱熹四書丕變士習視前朝奸黨之碑僞學之禁豈不大有徑庭也哉身當季運弗獲大效後世有以理學復古帝王之治者考論匡直輔翼之功實自帝始廟號曰理其殆庶乎

度宗襟父與芮理之世弟也理宗無子立爲太子耽于酒色杜絕言路賈似道專權誤國以致元兵大舉南侵破襄陽諸郡在位十年崩壽三十五歲

瀛國公焘度宗子也德祐二年元兵入臨安焘降封瀛國公二王是昺者度宗崩謝太后召賈似道等入宮議所立衆以爲是當立似道主立嫡乃立焘而封

是爲吉王昺信王德祐二年文天祥請以二王鎮閩廣元兵迫臨安乃徙封是爲益王判福州福建安撫大使昺爲廣王判泉州楊亮節等奉之走溫州陸秀夫蘇劉義繼追及于道遣人召陳宜中于清澳宜中來謁復召張世傑于定海世傑亦以所部兵來遂入閩宜中等乃立是于福州以爲宋主策楊淑妃爲太后同聽政以宜中爲左丞相文天祥自鎮江亡歸爲右丞相元兵至建寧府是入海欲入泉州招撫蒲壽庚作亂乃移潮州文天祥兵敗于贛州陳宜中入占城是至井澳颶風壞舟幾溺死遂成疾旬餘諸軍士

稍稍來集死者十四五是欲往居占城不可遂駐礪
州未幾殂衆又立曷爲主以陸秀夫爲左丞相徙居
廣州厓山是時文天祥被執于五嶺坡元兵攻厓山
急陸秀夫負曷投海中後宮及諸臣多從死者七月
尸出于海十餘萬人楊太后聞曷死撫膺大哭曰昔
我忍死間關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
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已而世傑亦自溺死宋遂
亡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六



